



中华文化传承

中
国
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国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终南文化书院 组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论文集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思想中的时代”——中国思想理论反思与创新论坛所体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分为“中华文化传承”、“当代文化反思”、“中国梦的理论与实践”等三部分，体现了人文学院与终南文化书院同仁的学术理论旨趣与家国天下情怀。论文集中既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当代人类文化的反思与探索；既有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憧憬。这些思想的结集，将汇聚成我们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学术表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国梦”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终南文化书院组编.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606-3683-2

I. ① 中… II. ① 西… ② 终… III. ① 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016 号

策划编辑 高 樱

责任编辑 马武装 高 樱

出版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南路 2 号）

电 话 (029)88242885 88201467 邮 编 710071

网 址 www.xduph.com 电子邮箱 xdupfb001@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单位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 数 43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606 - 3683 - 2 / K

XDUP 3975001-1

* * * 如有印装问题可调换 * * *

论文集编委会

编委会单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终南文化书院

编委会主任 漆思 吴建新

主 编 常 新

编 委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序)

陈鹏联 陈元龙 董永强 韩伟 刘建伟 刘晓红

马得林 史少博 宋宝萍 田朝晖 魏萍 夏永林

张阔海 张蓬 赵常兴 朱丹琼

责任编辑 高 樱

序　　言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思想之光一直照耀着人类不断前行的道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对其过去的思想进行回顾，对当代的思想进行反思，对未来的思想进行构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实践中凝聚的智慧结晶。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大气磅礴，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魏佛教东渐汇入中华文化到唐宋元明清儒、释、道三教融合，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崇仁尚礼、诚朴勇毅、胸怀天下的民族性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代以来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卓绝斗争，在思想领域同样也展开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复兴的艰辛探索。从魏源“睁眼看世界”到严复的社会进化论；从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到改革开放后面对世界文化的选择与创新；从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到当今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其间思想的激荡和碰撞使得中华民族日益成熟，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日益认同。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已经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她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引领民族前行的航灯。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正在立足时代塑造当代中国新的精神文化。

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梦”的提出，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力，也正在渴望创造当代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伟大的思想是时代的精神精华，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的引领。“中国梦”寄托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学术领域，我们在传承中华文化基础上对“中国梦”的理论探索，旨在以思想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与终南文化书院的同仁，以热忱的精神关注中华文化的思想传承与当代“中国梦”的重大课题。本论文集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思想中的时代”——中国思想理论反思与创新论坛所体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展现了人文学院与终南文化书院同仁的学术理论旨趣与家国天下的情怀。论文集既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当代人类文化的反思与探索；既有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憧憬。这些思想的结集，将汇聚成我们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学术表达。本论文集在编辑过程中按照中华文化传承、当代文化反思、中国梦的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进行编排。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与终南文化书院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和竭诚支持，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编辑高樱同志为此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常新

2014.12.20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华文化传承

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义解——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 思考方式略论	张蓬	2
修行文化与中华心学的生命观	漆思	13
试论老子的社会理想及其历史嬗变	杨选德	23
说“一”	曹印双	31
汉末道家思想兴盛的探析	王雪	41
《易》以教人：李觏易学中的自然哲学探求	朱丹琼	48
朱子天理人欲观的立体视角探微	张鹏伟	55
“以心观心”与“心境浑融”	常新	64
孝道与唐代家庭生活	季庆阳	72
粮油加工工具与唐代西州人的主食	董永强	80
南宋与金战争中的环境影响力	刘缙康蕾	88
从祈报文看宋代民间信仰及其政治向度	王瑜	97
宋代皇帝儒家价值观探赜	邹贺	104
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境探微	陈元龙	116

第二部分 当代文化反思

海德格尔死亡观的美学思考	赵伯飞	122
现代都市人发展困境的生活方式反思	吴建新	132
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	蒋冬双	136
对“李约瑟难题”的实践操作解读	庞震	142
回归生活世界的存在：现象学与道家的会通	马得林	148
儒学信仰建构中的“中国意识”问题研究	朱锋刚	156

第三部分 中国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梦：源流、内涵及拓展	陶蕴芳	168
精神回归：关于“中国梦”之文化支撑的哲学思考 ——弗洛姆“精神异化”思想的启示	杜敏	175

中国梦历史回声的启示	宋义霞	183
佛寺在“中国梦”语境中的思想文化价值管窥——以西安佛寺为论述中心	荆三隆	194
我国落实“以人为本”中的问题分析	史少博	200
涂尔干社会整合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价值	曹 飞	2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经验启示	陈鹏联	213
建国后陈云对环境问题的思考	刘建伟	219
“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	李 垣	225
农村文盲问题的反思与启示——20世纪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之研究	刘晓红	233
关于腐败文化的思考	任 芳	243
浅谈将“中国梦”融入大学生“三观”教育	肖 群	249
“中国梦”融入“基础”课教学之探索	张阔海 宋宝萍 魏 萍	254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机制的构建	程 霞	259
积极心理学促进中国梦实现	武成莉 宋宝萍 魏 萍	266
触摸屏环境下大学生的人格教育	宋宝萍 邵永丹	274
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辅助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夏永林 张熙凤	279
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再审视	韦统义	284

第一部分

中华文化传承

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义解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略论

张 蓬

【提要】 “存在”作为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问题。西方哲学是以“在”与“在者”的分别来思考、把握“存在”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性、命、阴阳、五行、生生、易、仁、义、理、心等诸多范畴，内含着的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应该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如此诸名相与范畴表达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中的“存在”的意义，即：“道”之为“道”的“存在”，“生生之为易”，“生生不已”之为“存在”，血缘亲情之“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作为政治依附的“存在”。对于如此的“存在”的意义，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采取的是以消弭“分别”而取“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把握方式，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思想、文化乃至学术。诸如儒家之中庸、道家之自然中道、佛教之悲智及胜义与世俗二谛双运等。如此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名相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的遗传密码，解析其义，有助于明确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思考、把握“存在”问题的特质。

【关键词】 存在 中道 中庸 不二 双运 圆融 义解

“中国意识”的觉醒与确立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得以具体的表达与认同。在中国思想与世界思想形成对话的当下语境下，中国学者李泽厚说“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里的“中国哲学”可谓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所蕴含的意义是：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应该有自己作为哲学的表达方式，并向世界展开自己的思想叙述。近来也有学者以“中国思想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为题，对于中国哲学思考、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和分析。^①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如何以中国自己的表达方式向世界表达出属于中国的思想？对于此种“如何”的思考较之于“应该”可能更为实在。与此类“如何”的问题比较而言，从思想的历史传承中找到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解析其所以然的因缘，以厘清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我是谁”，可能是更具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当对这几个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之后，诸如“如何登场”、“如何表达”等问题才会具有追究的可能。

所谓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对于属于自己的“存在”作为问题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于自身的存在之面对、投入方式，依汉语式的表述就是我们的“活法”。从哲学的语境来看，“存在”作为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

^① 干春松：《中国思想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日第10版。

哲学的主要问题。西方哲学是以“在”与“在者”的分别来思考、把握“存在”问题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性、命、阴阳、五行、生生、易、仁、义，乃至理、心等诸多范畴，内含的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则应该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的主旨是试图通过对于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名相的义解，揭示诸如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名相所蕴含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遗传密码，解析在此诸名相与范畴中表达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中的“存在”问题的意义，即：“道”之为“道”的“存在”，“生生之为易”，“生生不已”之为“存在”，血缘亲情之“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作为政治依附的“存在”，以示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思考、把握“存在”问题的特质。

一、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存在”问题的意义

从中国哲学语境来看，“存在”不是指某物的实际存在与否，而是指“生生不已”的生命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确定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在于从“存在”来确定我们何以为信的问题^①。这在中国思想、文化上就体现在“真”、“诚”之中。道家讲修道成“真”（真人），儒家讲“修辞立其诚”。“真”与“诚”实际就是“信”。也就是说，求真立诚乃是为了取信。成真立诚就可信。如果说“存在”的意义就是确定“信”，那么，如何存在就是解决何以为信的问题。以真、诚为依怙而形成我们的何以为信。这样，在真、诚、信三个字的背后，就隐藏着中国人的“存在”之为生命意义的“活法”。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来说，存在问题可以具体化为“活着”，“如何活着”，“如何活下去”。“活”就是存在的本意，就是“生生之化”。在这个“生”中就内含着“活”的问题，由此而衍生出的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哲学的言说与叙述就是中国的“存在论”，就是中国的“现象学”。简言之，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来看，隐藏在以真为信、以诚为信的背后“存在”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曰“道”，二曰“生”。也就是说，达（成）“道”而“生生不已”即为“真”、为“诚”，由此而为“信”。具体来看：

第一，“道”之为“道”的“存在”。

“道”，是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中独有的，它不是概念范畴，不是言语文字。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道”与“我们”息息相关，它是中国人的精神依怙与归宿，也是中国人如何生活与存在的根据。在如“道”的思维中，对于“道”不能将其把握为一个可以规范的“什么”，即不能对其说出其“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感觉体会到它对我们的制约作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道”只是一个对“它”的方便性的比喻，显现为我们走的道路。在中国思想史上，本土的诸子学之儒、道都讲“道”，可以说，属于中国人的“存在”就是在“道”上。从下述引文中可以看到、体会中国之“道”的意味，进而体会把握中国之“道”作为存在的依怙意义。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

^① 从哲学思维来看“存在”作为问题的意义，就是“如何为信”的问题，如何确定“存在”，就是如何可以为信。对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存在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②

“道常无名。”^③

“道隐无名。”^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⑤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⑥

《庄子》：“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⑦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⑧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⑨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⑩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为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为神。”^⑪

“天地之大德曰生。”^⑫

钱穆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之《近思录》随劄中曰：“孔孟儒家主要在言道，备见《语》、《孟》两书。墨翟继孔子，亦言道，惟反孔子之道以为道。儒墨以下共分八家，而所言各不同。《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也。”^⑬朱子《近思录》首言道体，其意在于以之论中国思想学术之本也。故中国学术为“道论”也。虽然中国学术多派别，多变迁，钱穆称为“四大变”，^⑭但万变不离其宗，此即为“道”之意也。这里，我们的着眼点不是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承载体儒释道之间在见解上的区别，而是从诸先贤对于“道”的宠爱中，窥探中国思想文化作为“道”之“存在”的意义。从以上引文来看，可以将中国人思维习惯和心理积淀中的那个“道”，归纳为如下一些意义：

其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道”并非为独立的存在实体，不是如西方哲学中的“这一个”、“某物”、“存在者”、“共相”、“理念”、“逻各斯”等可以被逻辑或非逻辑规定的那

① 《老子》上篇，二十五章。

② 《老子》上篇，一章。

③ 《老子》上篇，三十二章。

④ 《老子》下篇，四十一章。

⑤ 《老子》下篇，四十二章。

⑥ 《老子》上篇，二十五章。

⑦ 《庄子·达生》

⑧ 《庄子·齐物论》

⑨ 《中庸》

⑩ 《易传·系辞·上传》

⑪ 《易传·系辞·上传》

⑫ 《易传·系辞·下传》

⑬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三联书店，2002年，第139页。

⑭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三联书店，2002年，第139—140页。

个“什么”。中国人对于这个“道”的把握是形而上的，即不是对这个“道”做出“是什么”的规定，而是以其显现之相作为叙述的对境。所以，它是以对“道”作为“相”的描述来把握“道”的存在和意义。所以才有“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无极、太极通过阴阳两仪而为四象之春夏秋冬乃至八卦之相而显现。所以，也就有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对于“道”是什么，有“言不尽意”之论，所以，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没有“是什么”的定义性说明的习惯。《道德经》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②虽然有《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但阴不是道，阳不是道，阴阳也不是道，只有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似乎以一阴一阳为道之规定，其实非也。这里的“一”就代表“所以”。也就是说，“所以阴阳”才是道。而“所以”“是什么”更是无言。因此，“道常无名。”^③“道隐无名。”^④“道”之如何？对于如此之问，道家老子有言“道法自然”，即谓道乃自己如此。儒家亦称为“率性之谓道”，可率性之性乃天道之命。这样，在中国人的心中由性而明道，亦即通达。此即为道亦“存在”。

其二，道虽然不能言及，道却无所不在。道家讲的“道”在蝼蚁、在瓦砾、在屎溺中，就是此意。如何而在？则为“道，行之而成”。韩愈在《原道》篇里说的“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⑤亦为此意。由此可延伸为“行者为道”。但行者却可以有道之不同，即不相为谋也。但为道者应该如《中庸》之言：“道并行而不相悖。”

其三，“道”体现为天道、人道。庄子讲：“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⑥可谓，道者，天道人道合一也。由道观之，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道就体现为“天人合一”。^⑦

其四，“道”之言为“喻”。“喻”是中国人把握“道”，言说“道”的基本方式。对于“道”从字源学的角度看，来自于“道路”之相，以道路喻意那个不可言说，而又无所不在的“众妙之门”，且“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种思考方式就是如《黄帝内经》所讲的“比类”、“援物比类”的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比类、援物比类、取象比类，就是按照阴阳、五行、时空，将天体、人体、万物进行分类和组合，然后按照类别与组合中的异常，判别出疾病及病因。古人取“道路”之相，援物比类，以“道”比类天地万物阴阳变化之变“易”，从而以道之喻言说道。由于“喻”可以明，即心心相印，也就避开了对其不可说而要说出其“是什么”的尴尬。这是中国人独特的把握“道”的方式，从心明而可以“以道论之”。

① 《老子》上篇，二十五章。

② 《老子》上篇，一章。

③ 《老子》上篇，三十二章。

④ 《老子》下篇，四十一章。

⑤ 《韩愈集》，《原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⑥ 《庄子·达生》。

⑦ 何以、如何为天道？何以、如何为人道？天道之为天道，人道之为人道，又何以，且如何可以“合一”？换句话说就是“天人是如何合一的？”如此之问问到了中国文化的究竟处。对此问题之论需另外行文。

对于道，我们不能说出其“是什么”，却又须臾离不开。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道”在，怎么在？如庄子在《大宗师》中所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转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就是用冯友兰先生称作负的方法，将“道”之如何以其“相”显现、描述。可见，“道”显现为“相”（象），但说相就是“道”，也不究竟。但在究竟的意义上，就是“道，行之而成。”所以，钱穆说：“我们莫误会了，认为真有一个‘道’，在那里生天、生地、生鬼神、上帝，那又失去了庄子的原意。”^①《庄子》曰：“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②道，亦为天道，亦为人道，而究竟则在于天道人道之合一矣。这就是“道之为道”的存在。

第二，“生生之为易”，“生生不已”之为“存在”。

中国人如此宠爱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何以如此呢？这涉及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目的与意义的“根”、“本”了，也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目的或者归宿问题。道之为道作为存在乃在于“生生”也。“生生”之何以乃至如何，乃为“道”之所然矣。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海德格尔却是讲未知死，焉知生，西方之存在论是由死及生，中国的思维则是以“生”为意义的界限。“生”就是“活”，“活着”，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存在”。因为一切都要以“生”为出发点，为目的，所以“天之大德曰生”。而“生生”意为不仅要“活”，而且要活下去，活得好。如何活下去？乃依阴阳之道也。因此，《易传》曰：“生生之为易”。易乃日月阴阳之道，牟宗三先生将“易”归纳为两个原则，一个是以乾卦之“健”所代表的“创生原则”，另一个是以坤卦之“顺”所代表的“终成原则”，也叫“保聚原则”。^③《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这就是一个过程，“元亨”表达的是“创生原则”，“利贞”内含的是“终成原则”。^④易作为日月阴阳之道，乃由创生与终成而为“生生”之道也。天地人三才作为道皆为成就这个“生生”，所以，才有“生生之为易”之说，并且“生生不已”。因此，《易传》云：“生生之谓易，成象之为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为神。”^⑤这里，乾、坤、占、事、神，都归结为易之“生生”矣！

第三，血缘亲情之“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作为政治依附的“存在”。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的意义界中，可以为“信”之依怙的“存在”，或者说，可以使中国人能够活着，活下去，活出个样来的那个理由、根据，就在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何以为“教”，仁义礼智信也，即如《中庸》所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以为礼？何以为仁？则在于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孝悌”。这样，由血缘亲情、孝悌、忠信、天道、人道、礼制、仁德等构成了中国式的德性政治与伦理构架。这个构架在思想文化上的体现就是，以“天人合一”之“法自然”为根基，由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六讲，中国思想史十八讲》，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② 《庄子·达生》。

③ 牟宗三：《周易哲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④ 同上。

⑤ 《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

古天文历法象数所建立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世间承担者是“士”这个阶层，他们既述而不作，又要依道统、学统而传承，他们在政治依附的前提下，为天人之如何合一构造了各种合一图景，这就是在朝为儒、在野为道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模式。从社会学来看，这样的中国，费孝通称之为“乡土中国”。在钱穆和余英时看来，这个“乡土中国”之独特之处在于“士”的存在。在李泽厚那里叫做“史官文化”。观察中国存在的意义，离不开对“士”这个阶层的分析。可以说，如此由“士”而“仕”的阶层所创造（述而不作）和传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然会以“入世”之情怀，围绕着由“天之道”而论“人之道”，以确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为轴心，形成“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执两用中”、“一以贯之”，或为入世，或为出世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学。而由“士”或“出仕”为“民”的阶层，则易以“出世”之超越情怀，以“无为而无不为”之道，行修身、修心、养性之生命之学，其“无为”之“为”依然是为“天下之道”，其“出世”亦为“入世”。可以说，在“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生存逻辑下，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轴是以“出世”之心性行“入世”之道，或以“有为”，或以“无为”行“内圣外王”之纲。此即为中国本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学。这就构成了中国式的以血缘亲情之“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作为政治依附的“存在”意义模式。

概括来说，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中可以为信的“存在”，就是“道”，就是“生”和“生生”，为了“生”，依道而行，行之而成。继之，“生生”之如何？道之如何？如何“行”？如何“成”？而这些诸多的“如何”又如何呢？即“如何”的内容怎样？这个“如何”体现为以血缘亲情之“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作为政治依附的“存在”。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考、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面对如上所述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存在问题，在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承中，中国人形成了与自己的存在问题相应的思维方式，乃为中国人在“活着”、“活得好”的存在中形成并秉持的“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作为哲学来说，存在问题具体化为“活着！”“如何活着？”“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好？”“活”就是存在的本意，对中国来说，就是“生生之化”。在这个“生”中内含着的就是“活”的问题，由此而衍生出的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哲学的言说与叙述就是中国存在论，就是中国现象学。《庄子》里有一段话：“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业，圣人议而不辨。”这里的“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辨”，意思是只问怎么样，不问为什么，也不问是什么。对于这个“什么”“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辨”，对于这个“什么”只能问怎么样，而不能问为什么，也不能问是什么。老子《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②那个“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辨”，只能问怎

① 《老子》上篇，二十五章。

② 《老子》上篇，一章。

么样，而不能问为什么，也不能问是什么的就是这个“道”。对于道的把握也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哲学把握“存在”的方式。把握存在的方式决定了对于存在问题的见解。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看，对于“道”、“生生不已”的存在问题“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辨”，以及只问怎么样，而不问为什么，也不问是什么等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思考方式，这也就是中国人的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这种关于自身存在之意义的思维、把握与处理方式，在中国思想、文化以及学术的化现载体——儒、释、道的法脉传承中，得到了持续的坚持，亦成为中国人的独特“活法”。在此，我们依思想史的心理积淀视角，从中国哲学语境意义出发，对于诸如“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等关于存在作为问题的思考方式进行意义解析。

1. 中道

“中道”一词，已经成为积淀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表现在人们似乎出于本能地以其作为人的生活智慧境界的标准。传统儒学、道家、佛学都倡导秉持“中道”作为生命智慧的最高境界。

将“中道”一词拆开来看，“中”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为“中，内也，从口，上下通”。意思是说，与外相对的内，贯通上下者为“中”。也有的认为“中”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代表一种古代的旌旗。旌旗飘扬在氏族部落的住地中央是这个氏族的标志。有了这个旌旗，就表明这个氏族在这儿了。有了这个旌旗，在其周围(日照旌旗，旌旗飘带的影子随着日照划出的圆周)就有了生活，因为有了旌旗，就可以“测日影，定时辰”。“日当午则旗影正”，也引申出“中”字不偏之意。^①用哲学的术语来说，“中”这个字(文字)就是对于人或氏族存在的“命名”。从字形解义说，“中”，表达的是“上下贯通、连接东西、维系南北”、“不堕两边”之意。“道”字在《说文解字》里释为：“道，所行道也。”在郭店楚简里，“道”字有两种写法，一种从“夔”从“彳”，一种从“人”从“行”，“夔”是完整的人形，“人”是简化的人形，“彳”，与“行”相同，是“路口”象形。可见，“道”的意义在于“行”，“行”的意义不在于“行”的方式，比如“走”、“跑”、“爬”，而在于“在”“道”上。这个“在”不是一定之规的“直线”之路，而是要由“在者”做出选择的“路口”。“路口”的意义是要依据某种根据、理由做出抉择。古人之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占卜，并以占卜的“吉凶”为抉择根据大概与此有因缘关系。“中”、“道”二字，从字源来看，都与人的如何“在”有关。中国文化讲究“太初有道”、“太初有为”、“太初有行(动)”^②，“太初”之道、之为、之行，都要在“中”、“道”上才可以“在”。所以，“中道”作为儒家、道家、佛家都崇尚并秉持的生存智慧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表达着人作为“存在”之如何。

儒家对于“中道”的秉持主要体现在中庸、中和、时中、执中等思想中。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③儒家对于“中道”的如此崇尚，贯穿于儒家的“修身”与“治平”、“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即“内圣外王”的经世哲学体系

^① 唐汉：《图说汉字密码》“天地兵戈篇”，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第88页。

^②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③ 《礼记·中庸》，《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先秦部分下册，第594页。

中，“中”是其“内圣”与“外王”思想的主轴，亦即有了“中道”之思想主轴，才会有“内圣外王”之如何及其可能。所以，儒家在其经世的思想中，是以“中道”为体的，而内圣与外王作为“果”则为“中道”之“用”。

道家思想也讲究“中道”。道家对于“中道”的坚持，一是体现在“道”的意义中，二是体现在“守中”的思想中。我们知道，道家思想就是以“道”为本的，因为道法自然；如何自然而然，就是要依道而行，也就是要虚静守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何以守住这个道？《老子》第五章有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漏，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若守于中。”《老子》第四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就是在“用”中守住“中”。守“中”不“用”，非道也，用而不守“中”，亦非道也。在道家看来，守“中”之道，即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由此才可能“道法自然”。可见，守住“中道”，是道家何以“法自然”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佛教能够传入中国，化入中国本土的思想血脉，与其秉持的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中”“道”思想相契合不无关系。大乘佛教龙树菩萨的《中论》主论“缘起性空”深义，《大智度论》采取中道立场来彰显般若真理；核心思想即在《中论》第一品第一颂的“八不偈”中：“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由此创立了大乘佛教的“中观般若”。“八不偈”是基于缘起法的本质而说，所以称为“八不缘起”或“八不中道”。因为缘起法的本质是空，空即无碍，不落入空有二边，即为中道，《中论》之名即是以其阐明中道而得。佛教的这种“中道”是指不堕有无的两边极端、邪见，中道则基于缘起法为第一义谛，了知世间的真相莫不依因待缘而起，所以是空无自性的。然而，从俗谛上看，依旧呈现缘生缘灭的现象，却不知一切法空无自性。凡夫若执著缘起幻有的世界为实在或虚无，便落入外道的境界；又若以缘起的世界虽为幻化不实，不能如实了知缘起性空，反而以为观缘起法而入涅槃境界为另一种实在，便落于小乘境界。只有一切显现缘生缘灭，了无自性才是大乘中道。佛教的“中道”思想，是为了解决无量众生面对生生不已的存在所产生的各种烦恼，通过中观般若智慧，找到通达万法实相亦即中道的大乘之道。佛教倡导“中道”境界和智慧，并且能为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体系容纳，是因缘于其思想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中道”思想有契合之处。

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哲学面对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存在问题，如上之“中道”思想智慧作为思考与把握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就逐渐积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本能地以其作为人的生活智慧体现为境界的标准。

2. 中庸

如前所述，“中庸”及其引申义，中和、时中、执中等思想，是儒家处理如何内圣外王、经世致用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儒家对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与把握方式。何为“中庸”，朱子四书言：“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子以程子之言明确儒家“中庸”之义、定位其为孔门心法及其道统传承。可以看到，“中庸”是在道统传承中逐渐明晰其意义的，并于朱子《四书》中从《小戴礼记》选出独立成篇。依此可窥见“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中庸》的第一章就表达了“中庸”思想的基本要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